



[名家写新疆丛书]

散文集

西域记

沈苇
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【名家写新疆丛书】

散文集——西域记——沈苇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域记 / 沈苇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4.9
(名家写新疆)

ISBN 978-7-228-17701-1

I. ①西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0668号

丛书策划 程 春

责任编辑 李颖超

封面设计 雅集书坊  / 谷子+王瑄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	830001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电 话	0991-3652362(发行部) 0991-2813860(编辑部)
制 作	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7.75
字 数	150千字
版 次	2014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~3 000册
定 价	20.00元

正午是一个拱顶，我离太阳近了些。这个恍惚的时刻，甚至死亡也是美味的，值得细细品味。……正午的伟大在于取消了生与死的界限，将它们重新纳入一个整体——一个高高的拱顶结合了生与死、阴与阳两座山坡。山坡上，阳光的金屑碎银耀眼得如同一个幻觉，一个前世记忆。在可以揣度的隐秘空间，在建筑群和天际线，在户外的草坪、树梢，以及屋顶飞过的鸽群的嘹亮哨音中，生与死结合得天衣无缝，如同一次完美的婚礼，一个庄重的仪式。

此刻，在双城，在消失的特提斯海边（古地中海），西与东，近与远，过去与未来，融汇成一个整体，一种正午的此在。我想起加缪对虚无的反抗，想起他赞美的“正午的思想”（地中海精神）。“如果说，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

十人谈(代序)

我记得当初读到《一个地区》受到的感动,沈苇只用短短四行、三十多个字,写出了一个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撼的特异的地区,那辽阔,那无边的寂静。惊人的新鲜,惊人的绮丽。他对中亚风情的捕捉和概括如神来之笔。2009年之后,诗人的诗中多了些忧郁和悲伤,我觉察到他内心的哀痛。

——谢冕

《新疆词典》有一种飞翔之美,高贵之美,毫不夸张地说,其水准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亮点。沈苇用一百多个名词把新疆的诗意表达得非常充分,他对事物的把握准确而独到,他语言的华美像《圣经》的语言。那是一种超现实而又完全概括现实的语言。现在,很多人都在以模仿的方式表达生活,而沈苇在概括生活。

——周涛

在中亚这块土地上,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似乎培育了沈苇独特的体验方式:对“瞬间”的敏感。他的诗,偏爱有力度的诗境,阔大、浪漫的想象方式,并热衷于表达诸如生命的起源与再生、死亡与永恒、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的哲思。他对词语的把握,有着更多“经验的切身性”。

——洪子诚

不能把沈苇视为一个地域性的诗人,但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地域色彩的诗人,他的作品也不能缩小为边塞诗或新边塞诗,尽管边塞诗有着辉煌的传统。……沈苇是一个对生存有着复杂体验的人,而不是抽象地描述一个类型化的地域风物的诗人。

——耿占春

沈苇作品中有一种平等的思想,人与自然,人与动物,人与人之间,主人与奴隶,皇帝与平民……他是一个绝对平等主义者。生活在西北,面对苍茫的大地,面对时常发生的生生死死,在自然的、大地的生存空间,反倒容易滋生平等主义思想。他的“凿空”生活并不引向虚空和虚无,而是走向平等,平等的肯定性,使得沈苇抹平生活的差异具有自我面向他者的肯定性,而且还有他者向自我生成的肯定性。

——陈晓明

沈苇与新疆的相遇是一种幸运。新疆也应该很幸运地感到,它能够拥有这样的歌者,尤其拥有一位来自作为遥远“异域”的江南的歌者,是一次足以显示新疆之魅力的成功的捕获。沈苇之对新疆的

自然、历史、文化和新疆民众的精神与生存的每一次接近与深入,都对他的主体自我有所丰富和有所发明。实际上,这就意味着,新疆就是沈苇的精神资源,一个博大、深厚和永远不竭的精神资源。

——何言宏

在沈苇的诗歌和散文中,我们看到了一幅迥异于当代主流诗歌的“西域文学地理版图”,他不但从题材场景中给出了这方多彩地域的神奇,更从诗歌艺术的内在构成上,深入西域诸多边地民族丰富的文化资产——以《福乐智慧》、柔巴依乃至突厥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化精髓。进而以中西文化综合视野中现代观念的统摄,使之在当代诗歌的类型构成上,成为一个活跃的变更元素。由此而体现了身处边缘地带的诗人,对当代汉语诗歌表现空间卓有成效的拓展。

——燎原

《新疆词典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的、诗意的、立体的新疆。全书充满变化和起伏之美,有一种纵横万里、上天入地的味道。在跨文体中漫游,沈苇的人文地理书写,事实上构建了一门“心灵地理学”。我到过新疆多次,常常梦想着再度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。《新疆词典》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实现了梦想。

——高兴

“综合抒情”是沈苇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,针对一个时期诗歌界内的种种主义之争。这一概念同样适合于《新疆词典》,全书洋溢着综合抒情的气质:语言的跌宕多变,意象的密集冲击,细节的无微不

至,情怀的灼热宽阔,思辨的深刻有力……新疆本身就是湿意与干燥、云朵与沙子、冰雪与镶坑、古旧与新异、欢欣与忧伤、超验与经验等等元素的混血之地,一个诗人面对她,只能综合抒情。

——汗 漫

沈苇对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,而更令人赞赏的是他对人性的敏锐领会。他的语言丰饶而富有奇趣,使读者能抵达他从没去过的地方,闻到他没有闻到过的气息,见到他没有见到过的风景。他的散文不只呈现了新疆的日常生活和不易看到的风俗,还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特有的历史、地理、植物、动物、风貌、物产、艺术和文学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味。他真正写出了亚洲腹地的“精神地理”。

——【美】顾爱玲 Eleanor Goodman

目 录

十人谈(代序) / 001

群山谱 / 001

故城记 / 019

植物素描 / 033

动物魅影 / 057

西域故事 / 072

天上的帕米尔 / 093

穿越塔里木 / 109

乡村巴扎 / 123

刀郎,火的歌喉 / 127

三个村庄 / 135

她 们 / 149

喀什噶尔：西域天方夜谭 / 166

神树·鬼树 / 194

酒之秘仪 / 200

西东碎语 / 210

边地沉思录 / 221

群山谱

昆 仑

诸神的枕头,但是诸神缺席。

无边的睡眠笼罩,如同一个徐徐下降的天空:它掖藏的衣被。
昆仑在永恒的睡眠中沉沦,再也不愿醒来。

啊,众山之父,玉英之母。高处的风暴,战乱,混沌无言。巨石
与冰川的餐桌,欢宴之后的杯盘狼藉。这高处的眩晕、峰巅的虚
空……统统遗弃了它:这东方荒凉的奥林匹斯山——

天 山

以天山为书脊,新疆是一册打开的经典。南疆和北疆舒展辽阔

的页码，混血的风景奇崛而起。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傍依两侧，两盆之间的黄沙，两页记忆的残简，沙漠无言的混沌映衬天山嘹亮的蓝。

天山，天上之山。一项浩大工程完成了，被天空交付给大地。这神圣的派遣，这轰轰烈烈的放逐，从东到西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一行蜿蜒的诗句横亘不灭的美。让神祇去朗诵，让大地去倾听，喉咙里滚动一个炽热的颤音，仿佛大地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。众鸟飞渡，骏马展翅，雪豹绽放，清风与泉水拨动冬不拉的琴弦，行吟的阿肯唱出世代不绝的赞歌。升起的雪峰，一顶顶中亚的皇冠；披肩的冰川，一个伟男子的白发三千丈。岩石和峭崖缝制他的衣袍，松林和云杉添置严冬的被褥，草原和谷地铺展羊绒的毡垫。还有怀中珍藏的湖泊：一块块惊人的翡翠。

天山，游牧之山。毡房开遍草原，炊烟缚住白云，羊群追逐水草，孩子在马背上长大，蜜蜂和蝴蝶飞不出花的海洋。野罌粟和雪莲花的故乡，黑琴鸡和大角马鹿的疆土，山坡上流淌蜜与奶的家园……这自然的奖赏补偿了牧人的劳顿，成为亚洲的瑰宝和珍馐。

天山，光芒之山。一个中亚的脊背，一种隆起的启示，风景在这聚集、融合，发出欢呼。哦，太阳的车辇，月亮的灯盏，眷顾它，牵引它，启动它——这光芒万丈的童贞之山，宣告一个蓝色抒情纪元的开始……

博格达

晴朗的日子里在乌鲁木齐，只要没有高大建筑物和云团的遮挡，你抬头便能看到东南方的博格达峰。冰清玉洁的雪峰在阳光下闪烁着白银般耀眼的光泽。尤其当太阳西下，美丽的晚霞映照和涂抹在并立的三峰上，它变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空中宫殿，夕阳点燃它不朽的雄姿。仿佛一天之内，它又变高了些，成为悬浮在空中的一座寺庙、一座教堂、一座清真寺。或者，三峰并立的景象正是三座建筑合而为一、融为一体的写照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就忘了城市的噪音和喧闹，仿佛听到了博格达峰撒下的阵阵梵音、清真言的呢喃和唱诗班稚嫩的童声。

博格达，蒙古语的意思就是“神灵”。像新疆许多著名的山峰一样，博格达峰也被神圣化了。但那些大名鼎鼎的山峰，如慕士塔格、乔戈里、托木尔等，大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只有博格达峰离城市最近——它是乌鲁木齐的“保护神”。“博格达三峰入云，冰雪晶莹，望之如琉璃世界。灵迹最著，故俗以‘灵山’呼之。”（《西域闻见录》）它也被叫作神山、祖峰，在哈萨克民间传说中，博格达是一位白衣圣人，用山上的石头去击打敌人可以战无不胜。1859年，清政府颁布的《博格达鄂拉祭文》，将博格达峰列为每年要祭拜的名川大山之一。博格达峰下的天池曾是西域最著名的道教圣地，尽管源于西王母与周穆王在此相会的牵强附会的传说，但无疑也与对博格达峰的崇拜和敬畏有相当的关系。

洪荒退去了,陆地显现了,“美丽的牧场”消失了,城市诞生了……博格达见过太多的沧海桑田,太多的时世变幻,太多的争斗、厮杀、绝望与膨胀,它只是不露声色地站在那里,仿佛人世只是自己脚下的一个幻象,它已洞察时间的起源与尽头。它的目光是平和的,亲切中带点冷峻。它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父,目光中含着慈祥的微笑,确切地说是原谅——原谅大雪压坏西公园的树枝,原谅风吹散老太太晾晒的辣皮子,原谅雅玛里克山上的牛魔王,原谅自杀者神往的红山悬崖,原谅二道桥的游荡者,原谅十字街头的徘徊,原谅一张年轻时凶狠老了变得安详的脸,原谅架在羊脖子上的刀,原谅穷人的小锅炉,原谅建筑民工的汗臭味,原谅蜜月里的纵欲,原谅出租车里的摇滚,原谅宗教学生读错的一个圣训发音,原谅孩子作业簿上的一个错别字,原谅悔恨的泪水,原谅倒在桌子下的酒鬼,原谅方便面,原谅长相难看的土豆,原谅鸽子粪,原谅一个女人神经质的尖叫,原谅书籍上的尘埃,原谅电视里的废话,原谅秃子的洗发液,原谅下水道发出咯咯咯的笑声……在无限的善意、体贴和谅解中,城市变成了博格达的一只摇篮。而人,就是摇篮里的婴儿。一摇篮的婴儿啊。博格达微笑着,俯下身去,它的职责只有一个:细心地呵护和照料。

乌鲁木齐人应当心存感恩,因为他们过得是一种有护佑的生活。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生活与一座山峰靠得这么近,联系得这么紧密。即使在人们忙碌、沉睡、遗忘的时候,博格达并没有转身弃之而去。它微笑着,默默地守护在你身边。不,它贴近你,缩小自己,成为你胸口上的一枚小小的护身符。

天上的水和泪

正午阳光下的雪崩：博格达的重金属摇滚。冰川的融化，滴滴清冽的雪水，则是天山的低吟浅唱。这是强音之后的低音和弱音，如同豹尾虎齿西王母的长啸化为一缕缕不易觉察的叹息。人间的耳畔仍回响着一位愤青的摇滚：“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，但不是你的泪。”《山海经》和《穆天子传》诞生得太早了，来不及收录这句箴言。时隔三千年之后，一位当代愤青仿佛替西巡的天子说出了爱的誓言和惊人的表白。

“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，但不是你的泪”？问题是，并且常常是：水和泪，一起汨汨涌出，以便我们同时啜饮；水和泪，有着同一个高寒而荒凉的源泉。水和泪，需要一起选择，一起朝拜。——最终分不清：哪是山的水，哪是山的泪。摇滚歌手热衷于抽刀断水的游戏，固执地分开了水和泪的界限。通俗歌手则像一个和事佬，努力将它们变成一滴苦涩的抒情：“有人说，高山上的湖水是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滴眼泪……”由此看来，通俗歌手的忧伤不亚于摇滚歌手的愤怒和深情，正如群山的叹息每每盖过孤兽的长啸。这是自然的真相、生活的现实。

曾经，山羊们背负砖瓦去山上建筑庙宇、道观，它们选择了佛光呈祥的一个山洼，以便建立起一个精神海拔，与大自然海拔比拼一下。现在，一滴水离开了一块冰，也就是说，一滴水卸下了冰山大厦的一点负荷、一片砖瓦。所以，冰山大厦一点点轻盈起来，在慢慢升

高,如同三峰插云、三位一体的悬空寺。我在乌鲁木齐的二十年,从各个角度去观察,这个悬空寺还在一年年升高。几年前在拉萨,布达拉宫也给了相似的“错觉”——每天经过时,总觉得它比前一天高了些。

我难于描述一滴冰川水的旅途,难于描述它的流浪生涯。或许大致情况是:一滴水离开了一块冰。一滴水向一朵雪莲花挥手告别。一滴水(冰川水)遇到一滴泉水,将它带在身边。一滴水乘着白桦叶漂流。一滴水骑着浪柴飞流直下。一滴水融入湖中。一滴水跳下悬崖,摔疼了自己。一滴水带走山谷里的羊群、风滚草和苏铁化石。一滴水走过特纳格尔——物阜民康之地。一滴水穿越麦田、向日葵、啤酒花、葡萄园……此时,一滴水如果还是一滴水,是一个幸存者,终将消失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。但在流浪的中途,它有一个漫长的逗留——仿佛一滴水的犹豫变成了一个湖:一池悬浮半空的忧伤。

所谓池在天上、天在池中,恰恰说的是:水在天上、天在水中。云朵、飞鸟、森林、群山倒映在一滴水中,被一滴水收藏了。然后,通过一滴水,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云朵、飞鸟、森林、群山,看到了一个敞开的世界,甚至看到了雪豹的飞翔、峰巅的光芒和天上的琼楼玉宇。一滴水是有记忆的,因为在天山瑶池,一滴水就是一个记录、一部编年史:从远古到今天,从神话到新闻,从穆天子与西王母神秘的约会到现代版的殉情故事。所有的向死而生,所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罗密欧与朱丽叶,所有的蝴蝶与毒药,在今天即使驾八骏日行万里,也是太慢了。一滴水被自己的履历与经验、梦境与传奇修改,变成悬浮半空的一滴泪!一滴蔚蓝的泪!

一部液体编年史中,水的遗骸漂向沙漠,水的遗址却留在了

半空。

一滴水中,有过去,有现在,有一个暧昧的未来。

一滴水中,有许多水滴的灵魂、许多泪水的呜咽……

时光荏苒,群山巍峨。我们对天山的眺望是对一滴水的眺望,对博格达的祭拜是对一滴水的祭拜。关于东、西小天池是王母娘娘洗脚盆的表述过于恶俗,无异是对博格达神灵的一次恶搞和戏弄。面对天上美景、人间创伤,言语的失败总是令人羞愧难当。现在有了一个摆脱遮蔽的比喻:倘若大天池是一颗大泪珠,东、西小天池则是陪伴它的两颗小泪珠,或是天山脸颊上两道妩媚的泪痕。我相信,这样的表达并非出于修辞和感伤的需要。

“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,但不是你的泪。”山有泪,正如山有水。当水和泪不再是现实,而是一个遥远的传说,我们的瓦罐碎了,我们的眼睛干涸了。而在不久的从前,作为天山子民和博格达遗民,“天上的水”和“你的泪”,我们曾经一道拥有并一饮而尽。

红 山

红山的东边是一个缓坡,那里有一片树林,长满榆、杨、松,还有一些小灌木,是情侣们幽会的好地方。那里的鸟鸣、吉他和都塔尔的旋律,以及相拥者的喁喁私语,形成一种和谐浪漫的音乐,偶尔有小偷、流浪汉混杂其间,几乎已被感染了。许多边城青年的初吻就发生在这片树林中。在这个山坡上谈情说爱,迎来黎明和日出,是美好而终生难忘的事。夏天,从天山下来的雪水被水泵抽到了山